

王朝柱/著

四声

电视连续剧《长征》姊妹篇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本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声/王朝柱 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5

ISBN 7-5443-0778-6

I. 回... II. 王...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1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第 033936 号

回声

作 者: 王朝柱

责任编辑: 刘 逸

封面题字: 刘光前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鹏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3.5 彩插0.5

字数: 200千字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443-0778-6/I · 26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作者絮语

电视连续剧《回声》写于八年以前，是根据我十六年以前写的长篇小说《女囚徒》改编而成的。

近十年前，电影大家丁矫同志希望我写一部反映长征的电影。同时，还希望我再根据《女囚徒》改编一部反映长征的电视连续剧。他明确指出：电影《长征》是从宏观上反映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电视连续剧《回声》是从微观上再现这一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换言之，电影主要写长征中的上层领袖人物，电视连续剧则应着墨于长征路上普通的红军指战员。在电影文学剧本《长征》完成之后，又在丁矫同志的帮助下研究了电视连续剧《回声》的布局。遗憾的是，电视连续剧《回声》行将封笔的时候，丁矫同志猝然仙逝。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写完了《回声》，并付梓成书，算是对丁矫同志的纪念。

由于人所皆知的原因，电影《长征》远离了我和丁矫同志的创作初衷，再加上其他无理可讲的原因，我毅然决定停止筹拍电视连续剧《回声》。

在隆重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由中央电视台立项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等帮助下，由我执笔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长征》获得了成功。

不久，杨伟光同志又亲自审阅了《回声》文学剧本。他认为不错，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之后，我又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何静修、专家黄允升等审看’了文学剧本

《回声》，他们也认为该剧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有较大的突破。接着，我根据杨伟光、何静修、黄允升等同志的意见进行修改，除去加强该剧在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等艺术力度外，还把二十三集浓缩为二十集。

剧本完稿之后，著名评论家李准、仲呈祥、郑伯农以及我的老上司一知名戏剧家魏风等同志审看了剧本，并提出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我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

以上，就是作者要说的几句絮语。

王朝柱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于京城世纪城苦乐居

一支军号奏出悲怆而又空阔的《回声》主题。

随着这悲怆而又空阔的《回声》主题的发展，鸟瞰神奇古老的大地：郁郁葱葱的苍山，奔腾咆哮的江河……传出深沉的男女声画外音，并叠印出相应的画面：

男声画外音：“这是什么音乐？怎么是这样的耳熟？可为什么又感到是那样的遥远？啊！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支乐曲了！”

女声画外音：“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是这样的眼熟？可为什么又感到是那样的陌生？啊！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到这地方来了！”

男声画外音：“有人说，美是争艳斗奇的百花，人是追花夺蜜的蜂蝶。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人是热爱美、追求美的。”

女声画外音：“美，是多种多样的。大自然的美，是上苍恩赐的；艺苑奇葩的美，是艺术家创造的；理想的美，是革命志士追求来的”

叠印片名：

回声

军号奏出的悲怆而又空阔的《回声》主题，遂化做凝重、浑厚的交响乐章。

古老而美丽的大地，渐渐化做疮痍遍地的神州。

在时近时远、时隐时现的枪炮声中，化出一支疲惫不堪的红军出没在万山丛中。

在此画面上叠印出演职员表。拾级而上的山路夕卜夜山，像是刀劈斧削路，不过二尺来宽，涓涓雨水，沿着长满青苔的山路向下流淌。

一双双穿着草鞋的泥脚，沿着又险又滑的山路在艰难地攀登。一盏或明或暗的马灯给雨夜的苍山带来一点光明。山路旁边站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宣传员，一边打竹板一边大声为红军指战员夜间行军鼓劲：

打竹板，响连声，
回荡在山间和夜空。
红军冲破敌人道道封锁线，
血战湘江把滔滔江水全染红。
西延大山挡不住征战路，
老山界帮着红军上天空。
寒风刺骨忍饥饿，
红旗指处有英雄！

沿着山路走来一位提着马灯的中年妇女：她身材不高，披着油布，显得十分干练，人称霍大姐。她不时地回头大喊：“脚下要生根，不准把伤员摔到山下去！”

这是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人背着一床被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腰带上系着一个搪瓷缸……还有几副担架夹在其间，均是两个红军战士抬着一个伤病员。

走在队伍后边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高出别人足有半个头。他腰间插着一支手枪，显得格外神气。大家叫他老马。他不时也瓮声瓮气地喊道：“注意！千万不要睡着……”队伍的中间，有一副用竹子捆的担架，抬着一位重伤病员，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走在前面抬担架的是一位妇女，她双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竹竿把手，粗粗的绳子缠过脖后，搭在双肩上，为了保持上山时担架的平稳，她的前胸就要贴到石级上了。她叫姚秀芝。

老马快步走到姚秀芝的身边，拍了拍担架的竹竿：“身体不行，就交给别人抬！”姚秀芝抬起头，特写。

湿淋淋的灰色军帽上没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姚秀芝张着嘴喘着粗气：“行！我行……”

老马看了看拉开距离的队伍：“跟上！不要掉队……”陡立的山路外夜

山路约有四十五度角，一边是大山的斜坡，一边是陡立的峭壁，非常险峻。

老马站在陡立的峭壁前，伸开双手，大声吆喝：“注意！打起精神，千万别掉下去！……”

霍大姐一马当先，十分小心地向上攀登。

红军战士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上攀登。

姚秀芝抬着担架，近似匍匐在山路上，更加吃力地向上爬。

老马：姚……秀芝，你行吗？”

姚秀芝头也不抬：“行！行……”

姚秀芝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着。

老马继续关照其他红军战士和伤病员攀登山路。平缓的山路外夜。

霍大姐站在和陡立的山路接合处，她用手帮助大家登上这较为平缓的山路。

姚秀芝几乎是气喘吁吁地向着这平缓的山路爬着。霍大姐急忙赶下去，伸出一只手，帮着姚秀芝抬着担架。

姚秀芝抬着担架终于爬上了这平缓的山路，她突然身子一晃，趴在了地上。

担架上的伤病员滚下了担架。

霍大姐慌忙赶过去，抱住了就要滚下山坡的伤病员。

老马大步赶到，俯身把伤病员抱到了担架上。

霍大姐抱起昏迷不醒的姚秀芝，边不停地叫着“秀芝！秀芝……”边解下水壶给她喂水。

老马生气地：“多危险！要是出点事……”

霍大姐顶撞地：“那她也不是有意的！”

老马：“你……”

霍大姐：“我没有你爱憎分明，是吧？”

老马叹了口气：“霍大姐，你对她……”

霍大姐：“太好了！是不是？她为抬伤病员累昏过主了，我把她救活有什么不对？”

老马指着姚秀芝的军帽：“我提醒大姐，她军帽上的五角星……”

霍大姐：“这我不管！我也要提醒你老马，为什么对她比对敌人的俘虏还严厉？”

老马：“我……是奉命事的，大姐能不知道？”

霍大姐：“那就没有个灵活性了？”

老马憨厚地笑了，并低下了头。

姚秀芝终于醒来了，她从霍大姐的怀中挣脱，茫然地：“我这是怎么了？”

霍大姐心疼地：“你累倒了！”

姚秀芝大惊：“这伤员……”

霍大姐：“你看，这个小老表不是好好地躺在担架上吗？”

这时，山下传来喊声：“快走！不然就要压上山的队伍了！”

姚秀芝急忙走到担架前，俯身拿起绳子，顺势把头一低，搭在了后背的双肩上。

霍大姐慌忙拦住：“秀芝！这担架你死活也不能再抬了。”

姚秀芝：“不！要抬……”

姚秀芝哈腰抓起扶手，蓦地用力，身子晃了几晃，再次摔倒在地上。

霍大姐慌忙又抱起姚秀芝，不住声地叫着：“秀芝！秀芝……”

老马喟然长叹了一声。

这时，山下再次传来喊声：“山上的同志不要再拦路了！后边压的队伍太长了。”

担架上的伤员拄着拐杖站起，一拐一拐地向前走去。

老马一步赶上，抓住拐杖：“胡闹！快给我回到担架上去！”

伤员：“回到担架上有什么用？”

霍大姐：“小老表，还有我这个霍大姐嘛！”

伤员：“不，不！这可要不得……”

霍大姐：“要得！要得……”

老马突然蹲在伤员的面前：“都不要吵了！把他扶到我的背上，我背着他上山！”

霍大姐和伤员等同志都惊得不知所措。

老马命令地：“还等什么？自己扶着我的身子站起来，趴到我的背上！”

伤员服从命令，但很不情愿地趴在了老马的背上。

老马双手分抱着伤员的两条腿站起，向山上走去。

山路外夜

姚秀芝拄着一根木棍，边爬山边陷入沉思。

霍大姐看了看姚秀芝的表情：“你又在想些什么？”姚秀芝不好意思地：“我想起两句古诗。”

霍大姐笑了：“你可真有意思，是哪两句古诗？”

姚秀芝难为情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老马：“霍大姐，这是什么意思？”

霍大姐：“这是古诗《风雨》篇中的两句诗。《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老马：“不懂，不懂……”

霍大姐：“你慢慢会懂的。加油爬，到山顶再休息。”

山顶空地外夜

一堆堆篝火驱散了大山的黑暗，也给红军战士带来温暖。

霍大姐和姚秀芝察看围着篝火边烤湿衣边取暖的指战员。

有几个红军战士穿着湿淋淋的军衣，背靠着树干睡着

姚秀芝担心地：“大姐，你看……”

霍大姐：“同志们实在是太累了！”

姚秀芝：“可他们的衣服是湿的，山风又透心的凉，就这么人睡会得病的。”

霍大姐：“是得想个办法。”她沉吟片刻，推醒人睡的战士，大声地，“同志们！大家想不想听音乐啊？”

“想听！”

霍大姐：“欢迎原红军剧团的姚团长给大家拉一段要不要？”

“要！”

接着，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姚秀芝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来，取下背在身后的小提琴。这时，老马走过来：“霍大姐……”

霍大姐生气地：“难道她连拉琴鼓动士气的权力都没有老马撅起了嘴。

战士们齐把目光投向抱着小提琴的姚秀芝。

姚秀芝紧紧把小提琴抱在胸前，委屈的泪水滚动欲出。霍大姐把头一昂：“秀芝，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为了给战士们鼓劲，拉！”

老马：“大姐，我……”

姚秀芝：“不要为难老马了，他是奉命行事。”

霍大姐喟叹一声：“我……，”

姚秀芝：“你不是很会讲故事嘛，给大家讲一个吧。”老马忙说：“对！请霍大姐给大家讲个革命故事好不好？”

“好！”大家有气无力地答说。

霍大姐沉吟良顷：“好，我给大家讲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吧。”

疲惫的红军战士渐渐围拢过来，望着霍大姐。

霍大姐富有表情地讲道：“从前，有一家大地主，养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她自小聪明过人，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在她十六岁那年，父亲为了保住家产，强迫她嫁给吴佩孚手下的一个旅长。她死活也不答应，于是落发为尼。这个旅长兽性大发，夜闯尼姑庵，强行霸占了她。受辱的姑娘没有想到死，当夜用剪刀扎死了这个旅长……”

老马一挥拳头：“好样的！”

一位女红军战士：“后来，这个姑娘呢？”

“是啊！她怎么了？”红军战士七嘴八舌地问。

霍大姐：“为了争得女人活下去的权力，她女扮男装逃到了北京。”

老马：“她在北京有亲戚吧？”

霍大姐微微地摇了摇头：“举目无亲。”

“那她怎么生活啊？”众问。

霍大姐：“她在北京街头流浪期间，遇到了一位寻求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

老马：“有意思，有意思！他们之间……”

霍大姐：“以兄弟相称，结为挚友，并结伴赴法勤工俭学。”

“还挺浪漫的啊！”一位红军干部笑说。

老马：“他们怎么生活呢？”

霍大姐：“女的学习艺术，男的学习工程建筑，但他们的共同主课却是马克思主义。”

那位女红军战士：“这位跑到法国去的梁山伯，就没认出这祝英台是女的吗？”

霍大姐：“开始没有。”

老马：“看来，这位梁山伯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

霍大姐：“为什么？”

老马：“他连男女都分不清嘛！”

众笑。

那位女红军战士：“后来呢？”

霍大姐：“她恢复了女儿装，并和那位学工程的梁山伯在巴黎公社墙下举行了婚礼。”

老马：“好！有气魄。”

霍大姐：“更有气魄的是，这位姑娘在巴黎公社墙下，用小提琴奏响了无产者的最强音。参加婚礼的留学生，和着琴声一齐高唱起了《国际歌》！”

全体情不自禁地鼓掌。

老马自语地：“今晚这个姑娘在这儿多好哇，听听她拉的琴声，这风，这雨，这陡峭的山路，还有这全身的疲劳，都通通地飞到九天云外去了！”

霍大姐沉吟片刻：“人，就怕言行不一啊！如果这位姑娘真在的话，老马就不一定这样说喽！”

你……怎么怀疑起我老马来了！”老马驱前一步，拱抱双手，格外认真地：“霍大姐，这位姑娘要在，我老马要不亲自请她拉琴，就不是一名红军战士。”

霍大姐：“真的？”

老马：“真的！”

霍大姐：“还反悔吗？”

老马：“绝不！”

“好！”霍大姐转身指着低头抱琴不语的姚秀芝，“就是她！”

老马震愕。

全体红军战士惊诧的目光投向姚秀芝。

霍大姐：“老马，挣么不说话了？”

老马呆滞地站着，一言不发。

霍大姐：“你真的变成言行不一的人啦？”

老马伸出双手，整理军容风纪，大步走到姚秀芝面前，低沉地：“姚团长，我……”

“老马，什么都不要说了！”姚秀芝把头一昂，遂把小提琴夹在颌下，右手举起琴弓，奏响了《回声》的主题。

在《回声》的乐声中，叠印：

姚秀芝右手自如地舞弄琴弓，左手指在琴板上自由地跳跃，身随着乐声微颤，头部协调摆动，完全陶醉在音乐中。琴声驱走了寒冷，赶跑了劳累，同志们低沉地吟唱。篝火化做一轮朝阳，普照雨后的大山、林海。

西去的山路外日

红军情绪低沉，默默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姚秀芝背着小提琴，搀扶着一位伤员艰难地走着，山风吹乱了她的发丝，额头渗出了大颗的汗珠。

霍大姐快步走来：“秀芝！我替你一下。”

姚秀芝：“我不累。”

“又在说瞎话！”霍大姐强行接替姚秀芝搀扶伤员。

姚秀芝取出一方整洁的手帕，轻轻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边走边眺望远天的白云，遂又陷入沉思。

霍大姐打量沉吟不语的姚秀芝：“你又在想什么？”

姚秀芝淡淡一笑：“我在想，能和这蓝天白云为伴该有多好啊！”

霍大姐叹了口气：“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呢。”

这时，远方传来休息的号声。

情绪低沉的红军战士依山势而坐，无声地啃着干粮，不时地对着水壶喝水。

霍大姐安排好伤员，取出自己的干粮：“吃吧！”

伤员：“不！大姐你……”

霍大姐：“我的身子结实，你需要。”边说边把干粮塞到伤员的手里。

大山深处突然传来甜甜的江西民歌《哎呀来……》的
歌声：^

红军战士相继抬起头，倾听这家乡的山歌。

霍大姐站起，有意四处寻觅，只见：

姚秀芝伫步不远处，也在痴迷地倾听。

霍大姐喟叹摇首，朝姚秀芝走去。

山坡空地夕卜日

在《哎呀来……》的歌声中，缓缓摇出：

一位红军女战士远望青山、长空，纵情放歌：

哎呀来！

送情郎别家乡，

泪水千行心里藏，

保佑你啊身安全，

消灭敌人打胜仗。

心肝哥……

早早回到妹身旁！

在纵情放歌的女战士旁边，是一位身着红军服装的十多岁的女孩子，她在动情地吹笛伴奏。

散坐在山坡空地上的红军战士用心倾听，神态沮丧地低

下了头。

纵情放歌的女战士那双俊俏的大眼里滚动着泪水。

吹笛的女孩待歌声结束，遂禁不住地捂面啜泣。

唱歌的女红军哽咽着：“彤儿，别哭……”

彤儿抽泣着：“苦妹子姐姐，我想妈妈……”

苦妹子感伤地：“我……也想她啊！……”

彤儿：“妈妈！……”

散坐空地的红军战士昂起头，一双双悲愤的怒眼投向苦妹子和彤儿。

崎岖的山路外日

霍大姐：“你听见这熟悉的笛声，一定在想彤儿吧？”姚秀芝：“世上哪有母亲不想女儿的？”

霍大姐深沉地点了点头。

姚秀芝：“听说，你的家是井冈山地区的大户，这可是真的？”

霍大姐：“是真的。我带头造了地主老子的反，和红军一道上了井冈山，还嫁给了一个山大王，当上了所谓的压寨夫人。”

姚秀芝：“你一定很想这位山大王吧？”

霍大姐：“想啊！要不是打仗离不开他呀，我们这对毛派骨干分子的日子，比你们也好过不了多少。”

姚秀芝沧然地低下头。

霍大姐：“你想他吗？”

姚秀芝：“谁？”

霍大姐：“张华男副参谋长。”

姚秀芝沉吟良久，微微摇头。

霍大姐：“不想？”

姚秀芝下意识地摇头。

霍大姐：“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姚秀芝：“我说不清楚。”霍大姐：“你呀！”

通道街头外日

大街两边的商店开板营业，用当地方言大声吆喝，竞相推销各自的商品。

街道上熙熙攘攘，当地的百姓以及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男女用惊诧的目光看着红军。

红军官兵有的穿行在人流中，有的掏出不多的钱买东西。

一位中年苗族妇女挑着一担无核蜜橘大步走来，她背后不满一岁的娃娃哭个不停。

霍大姐和姚秀芝迎面走来。姚秀芝望着挑担卖橘的母子感慨地说道：“中国妇女的痛苦，多半是来自家庭和孩子。”

霍大姐：“你呀，就是会触景生情发议论。她们要是像你一样知道痛苦就好了！”

姚秀芝：“难道她们……”

霍大姐：“一点也不认为这是痛苦！她今天能卖了这担橘子，换回些盐巴和生活用品，就高兴得不得了。”

姚秀芝悲哀地摇了摇头。

霍大姐迎上去：“大嫂，孩子准是饿了，快放下担子奶奶他吧！”

卖橘子的大嫂惶恐地：“不！不……”

霍大姐取出一块银元：“大嫂，我买橘子。”

苗族大嫂放下担子，打量霍大姐手中的银元：“真的？”霍大姐用手指弹了一下银元，发出悦耳的响声：“是货真价实的袁大头。”

苗族大嫂接过银元看了又看：“都买了么？”

霍大姐：“都买。”

苗族大嫂惊喜地：“这担橘子全都给你了！”

霍大姐：“这回可以奶孩子了吧？”

苗族大嫂：“可以了！可以了……”

姚秀芝茫然地摇摇头，趋步向前，把啼哭的孩子从背后抱下来，双手交给苗族大嫂。

苗族大嫂解开上衣，露出白嫩的乳房，顺手把红红的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

饥饿的孩子大口地吸吮着奶水。

霍大姐熟练地吆喝：“快来买又贱又甜的无核蜜橘

姚秀芝不解地：“大姐你……”

霍大姐：“卖橘子，快帮大姐数钱。”

红军战士相继围拢过来，又说又笑地争买橘子。

好奇的百姓围过来，很快就成了一圈人墙，像看热闹似的观看霍大姐卖橘子。

姚秀芝很不自然地数钱和收钱。

苗族大嫂咧着嘴笑。

有的百姓出于好奇也拿钱买橘子。

很快，一担橘子全部卖完。

姚秀芝把钱捧到霍大姐面前：“给你！”

霍大姐双手接过钱，走到苗族大嫂身前。

苗族大嫂愕然地取出银元：“这……”

霍大姐：“这是我送给你的孩子的。”

苗族大嫂：“你们红军……”

霍大姐：“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吧？”

苗族大嫂不，不！你们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

向阳的山坡外日

苦妹子神情沮丧地徜徉在山坡草地，忽而驻步倾听笛声，忽而凝神远眺。

不远的山包上，彤儿站在一块石头的前端，双手捧笛，忘情地吹奏江西山歌《哎呀来……》。

霍大姐提着一篮橘子大步走来：“苦妹子！”

苦妹子转身一看，惊喜万分。她伸手示意噤声，快步走到霍大姐面前，指着站在山包石头上的彤儿：“不要影响她吹笛子。”

霍大姐茫然地指了指提的橘子。

苦妹子小声地：“等她吹完了再给她吃。”

霍大姐：“为什么？”

苦妹子叹了口气：“彤儿在给她母亲吹笛子。”

霍大姐：“秀芝听得到吗？”

苦妹子：“她说能听到。”

霍大姐：“有什么根据吗？”

苦妹子：“根据吗……说来也很可笑，今年过八月十五，姚团长被隔离审查，彤儿想妈妈，就站在山上吹笛子，后来，有人告诉她，姚团长不仅听到了，而且还哭了。”

霍大姐：“所以，她一想妈妈就吹笛子。”

苦妹子伤情地点点头。

笛声停了，遂又传来彤儿的啜泣声。

霍大姐望着彤儿大声地：“彤儿！霍阿姨看你来了！”“霍阿姨！”彤儿哭着冲下山坡。

霍大姐快步迎上，一把抱住飞跑而至的彤儿：“孩子，别哭，阿姨给你带来了